

從香港出發 再談張愛玲

黃心村

雖出身上海，晚年定居美國，但張愛玲與香港的淵源之深，斷不是寥寥幾句便可以輕鬆概括的。於是，由香港大學文學院比較文學系教授黃心村撰寫的這本《緣起香港：張愛玲的異鄉和世界》便橫空出世，既是文學研究，又同時用通俗易讀的語文，來展開一個張愛玲眼中的香港，以及香港給予的一個張愛玲。

◆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茜

要講清一個人的故事，最忌諱的便是扁平，若單是以張愛玲的作品去聊她的人生，顯然難以令人滿足。對黃心村來說，張愛玲的「落腳點」與戰時特徵便是一個豐盈的背景，從萬花筒的千百面中取其精華，細說了這一面向的她。黃心村教授於美國攻讀博士學位的時候，便以張愛玲為題寫論文，五年前，她來到香港大學任教，又在兩年前適逢張愛玲百年誕辰，這冥冥中的緣分，讓黃心村決定就地取材，重拾以香港，尤以香港大學為主的張愛玲研究。

由此出發 不限於此

命題既是張愛玲，當然還是以「張學」這個角度出發，但是黃心村教授說道：「『張學』這個詞我是用不來的。」她不主張這個詞，「因為用了，就等於張愛玲就是一個目標，你到達了那裏就停止了。而我是以她為出發點，以她為起點，去發現1930年代末到四十年代初，戰爭年代的香港是怎麼一回事，那時候的香港大學是怎麼一回事，戰後漂流的生涯，她所看到的世界是什麼。」

事實上，關於張愛玲文學的研究本身，便能算上是一種「文學體系」，這個體系是宏大的，寬廣的，正如黃心村想研究表達的關於「香港」這個地域的小小一隅，不可被歸類或輕鬆被界定，「一旦界定了，就把這個研究給包起來了，這個研究範疇變成了嚴密的、包裹的，但事實上這是一個很開放的系統。我從頭到尾要說的就是要把視野打開，有新鮮的資料，再去看她之前的文本，才會有新鮮的角度，才能夠產生這樣一本書。」文本從張愛玲出發，但是不局限於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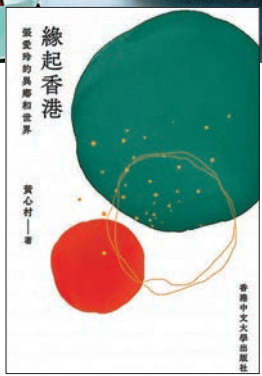
被香港「成就」的張愛玲

讀張愛玲的人，心中大多有個臉譜化的形象，纖瘦腰身的女人，一襲華美旗袍，浮華又幾經變遷的那個上海，然而對於黃心村的命題來說——「她來了香港了。」她認為地理的轉變對張愛玲的影響是相當大的，「香港成就了她，香港之戰也成就了她，如果沒有經歷這些不同文化的衝撞，就沒有這種經驗感。」

黃心村從1977年的一封信來自南



◆黃心村



加州的張愛玲給學友宋淇夫婦信中，筆下那個夏意很濃的香港大學寫起，這亦是黃心村自己走過的地方，彷彿短暫的重疊，又像命運交錯，「命運把我召喚到這裏，剛來的時候還沒有那種強烈的衝擊，就是突然之間，我就發現，這是張愛玲的香港大學，我應該從這裏出發。」她說道。

黃心村談道：「張愛玲是到了香港才有了個文本參照系，她小時候讀的古典小說，都不是很系統的。但是到了香港後，她系統地去閱讀了很多20世紀的文學作品，裏面有經典的，也有趣味的。她讀了大量的作品，這個密集的閱讀和吸收，她就有了一個全新的文本參照系，在我看來就是她就進入了世界文學的寫作範疇。她就不只是一個中國文學的作家，也可以說從一開始就不是。」

在決定以香港大學為起點撰寫這本書之後，黃心村開始有意識地挖掘很多資料，「不僅是學籍登記單，港大求學時期的狀態，教育氛圍，我把它呈現出來，就是想告訴大家，為什麼張愛玲成為了她那樣的張愛玲，因為這些豐厚的資料，我必然和大家看到的都不一樣。」她說。

在做這本書背後的資料搜集期間，黃心村自己亦有所得，「三十年代香港有個文化小復興，就是因為戰亂的原因，很多文人避來這裏，這個我是知道的。但是在此之前我沒有去仔細去看這些資料，我後來才發現這個小復興有多迷人。」她慨嘆地說道，「香港不是一個文化沙漠，有很多資料可以批駁，香港是個文化非常豐富的地方，沒有這樣的文化的話，就真是沒有我們今天看到的張愛玲，做這個工作對我來說是一件非常感動的事情。」

一夜驚艷 後起高峰

「出名要趁早」乃張愛玲的名言之一，她委實也做到了。作為一個天才型選手，張愛玲年少便得志，

非常驚艷，「《傳奇》和《流言》標誌了她是其年代最優秀的小說家，但是很多年我們都不知道她後期的寫作狀況，歷來我們都覺得那是她的高峰了，一直到宋淇先生把她的遺稿一批一批地公之於眾之後，才發掘到她晚期的40年在美國的生活，寫作是沒有停滯的，是非常勤奮的，我認為那才是她的高峰。」黃心村說道，「《流言》裏面的散文質量其實參差的，但是有非常多的經典之作，也不乏香港帶給她的影響。」

《緣起香港》不僅僅記錄了一個地理上客觀生活在香港的張愛玲，當中更以她的主觀閱讀、滋養她的內容為重，講述了一個她眼界下的文學世界的進展，「如果沒有這些，她還是張愛玲，她依然是一個作家，但是就不是我們看到的那個她。」黃心村說，「對於香港的感受，她一直寫到了生命的最後。」

從黃心村的個人情感角度出發，她偏愛《小團圓》，「她的寫作裏面都是大背景，她的歷史觀未必和主流的相符合，往往是衝突的。她在美國的時候，雖然離中國很遠，但是她還是在觀望這個歷史的發展。」她說。

屬於張愛玲的改編作品

《緣起香港》書中特用一章來講述由張愛玲筆下作品改編的影視。黃心村解釋道：「張愛玲就像一面鏡子，而且是多棱鏡。你帶着自己的文化背景，你帶着你的喜怒、愛好，你看到的是你自己。她的厲害就在這裏。」

她在書中剖析了包括《第一爐香》、《傾城之戀》以至林奕華改編其舞台作品等的現象與困境，「她的書籍改編成影視作品要去討好千千萬萬個張愛玲，是不可能的，好的文學就是可以有這麼多豐富角度的。」她說。

「和她同時在上海寫作的作者是不可以和她相比的，張愛玲怎麼能這麼不一樣？她是一個異數，為什麼呢？因為從香港來看，張愛玲就有非常充足的理由。」黃心村的這本《緣起香港》，便試圖用一個通俗的筆觸，為無論是否張迷的讀者，打造一個獨特的學術世界，泛起一個屬於香港、屬於世界的張愛玲。

命運操弄者：特斯卡特利波卡

作者：佐藤克
譯者：王華懋
出版：采實文化



睽違17年，直木賞、山本周五郎賞雙冠王佐藤克帶來重磅之作，以距今數百年的中美洲阿茲特克文明作為背景，自然巧妙地融入當今的生活面貌，大膽叩問現代社會萬象，包括毒品濫用、器官販賣、無戶籍兒童等問題，也反映「以信仰之名，行犯罪之實」的現象。在閱讀的過程中，彷彿一步步陷入一場阿茲特克的狂暴幻夢中，同時，也看見在命運的框架之下，試圖活出自我意志的人類身影。作者以大量文史材料為基礎，讀來卻不艱澀，反而會與主角的經歷產生共鳴，令人沉浸其中，難以自拔。

胸口上的V：陳郁如的人生考題

作者：陳郁如
出版：麥田



《養心》、《修煉》、《長生石的守護者》作者陳郁如，記錄下患病後超過500天的實況心情，面對十年創作後的人生考題。一次例行的身體檢查時，陳郁如發現乳房有陰影，「乳癌」真的找上門了嗎？「我沒有一般人『為什麼是我』的難以相信。我反而有一種：啊，這幾年的精神內耗終於浮上檯面來了，得用身體來償還了。」一連串檢查後，確診的她開始積極找尋資料，加入社團與癌友討論。身旁有家人女兒的她，既不安，但不能選擇投降；很恐懼，但是哭完了，擦乾眼淚，得繼續下去。這是一部與厄運拔河，仍持續攀岩、寫作、繪畫、跳舞的痛中日記。同時，也是一部累過怨過，也全力愛過、將會狠狠刻在心上的生命紀錄，是獻給所有掙扎之人的祝福。陳郁如歷經心情上的翻山越嶺，創作的力量在她的體內翻轉成另一種能量，淬煉胸上的縫線成為永恆的勝利V。

貧困旅行記

作者：柘植義春
出版：大塊文化



帶著無以排遣的放逐衝動，尋訪窮鄉僻壤的溫泉旅館，在杳無人煙的街道上，傾聽輕拂拂夜的風聲……在日本漫畫界，柘植義春的名字和「漫畫之神」手塚治虫並列。若說手塚治虫奠定了日本主流漫畫的表現形式與美感，柘植義春則是成人漫畫和前衛漫畫的開山始祖。他擅長挖掘沉澱在人們內心深處的黯淡世界，包含對存在的焦慮、現實的逃逸、死亡的恐懼與異樣的性愛妄想，作品充斥着難以排解的抑鬱與糾結。本書為柘植義春於昭和四十年至五十年代（1965-1975年）周遊日本各地所寫下的旅遊散文，跟着日本前衛漫畫始祖眺望、駐足並感受其創作泉源，共赴遊走於現實與妄想之間的「柘植世界」。

Love Hotel小說

今時今日仍以Love Hotel作為小說素材及主場景，其實不無兵行險著的意味。隨著情色文化的嚴重氾濫成災，Love Hotel的窺視角度切入點已幾近蕩然無存。與此同時，客觀上而言Love Hotel的現實功能，又逐步被City Hotel所取代。尤其是在城市裏，無論政府的政策，又或是使用者（無論男女）的心態都有所調節，令到Love Hotel本來的時尚化氣息已所剩無幾（上述現象的流變可參看拙著《酒店性空間——私密化的心理優勢》，見《AV現場》復刻新版，四方媒體，2015年）。

幸好《皇家賓館》的背景在銅路，避開了以上城市內的變化走向。那當然是作者櫻木紫乃的真人經歷——她是北海道釧路人，而且老家正是經營Love Hotel的東主，今天她更成為了釧路市的觀光大使。正因她筆下的Love Hotel，位處於瀟灑荒涼氣息的地方市鎮，所以正好捕捉Love Hotel的沒落景象，以逆向思維去處理時尚焦點的

場景，那正是成功的切入點。

是的，我認為這正是《皇家賓館》最出色的地方，作者銷量突破百萬大關，與此不無關係。事實上，小說中各篇內容，其實無大起伏，都是不同年齡及關係組合的男女，在Love Hotel出入的人生小片段——有人視Love Hotel為獵奇之地、有人來此自殺、有人來此爭取喘息時光，連東主女兒角色也藉此來向心儀對象求一快。那都是一時一刻的情慾印記，簡單俗套卻又平凡日常，也因此易引起讀者的共鳴。

而在鋪陳的過程中，同時可謂刻錄了Love Hotel的發展印記。上文提及Love Hotel在城市中逐步被City Hotel所取代，關鍵之一正是男女消費主導的更易。傳統上的Love Hotel的各式裝潢，基本上均以男性視角出發而為之。例如電動圓床其實乃脫衣舞台的微型變奏版，為男性偷窺視角服務；至於床鋪平掛的等身長鏡，更加考慮到日本男性身材普遍矮小，於是誇大的視

覺效果對男性使用者而言有正面的催情作用云云。《皇家賓館》首篇〈快門時機〉，正好突出女主角如何事事遷就攝影師男友的情慾想像，簡言之就是把眼前的廢墟Love Hotel，胡思亂想至盡情滿足一己之慾而已。但與此同時，其後的不同篇章，又在在披露Love Hotel的下坡走向。作者選擇的人物均屬現實中的零餘者，即使還未至落水狗的地步，但總是被現實磨折磨至無甚生趣——老師知悉妻子一直與上司校長通姦、毫無姿色的少女又想去當陪酒女、苛活的中女成為住持太太其實要靠出賣肉體殘存等等，凡此種種均可見人與場景的影子互動，成為鏡子的重疊，映照出沒落的無盡蒼涼氣息。

我認為此作有讀者緣，並不在於內容上的精煉程度，反過來讀者借Love Hotel來作出一種盛極而衰的自我投射才是關鍵所在。事實上，日本人早已心知肚明，過去一切的繁花綻放，好像全有時限封印，老好日子只可供緬懷，而眼前的美學



書評
文：湯禎兆

《皇家賓館》
作者：櫻木紫乃
出版社：時報文化

任務，就是如何展現各式各樣的碎片崩壞過程——身為旁觀者也，曾是一分子也好，大家相濡以沫，曾好江湖守望，珍視末日沉船前的夕陽殘照，正好恍如彼此的共同心境。我忽然想起村上春樹的〈UFO降落在釧路〉短篇小說，講述一名上班族因妻子忽然離家出走，最後離婚收場。他去到釧路散心，與新相識的女子上床，卻又硬不起來的都市插曲。挫敗、崩壞、離散、重組、治療——死不去的，就憑他人之死去尋找生存下去的動力。正如《皇家賓館》因老師與學生的「殉情」而解體，但同樣有人一直樂此不疲來此探險，刺激高爾蒙靈活下去。城市寓言，從來得看受眾的心情而衍生幻變。

簡訊

英國桂冠詩人 Simon Armitage 舉行網上活動



香港浸會大學（浸大）「國際作家工作坊」於本月舉行「2022年度卓越作家」活動，邀得英國桂冠詩人 Simon Armitage 在10月18日舉行網上活動，屆時會朗誦作品，並與浸大師生及公眾對話，啟發文學創意。
Simon Armitage 出生於英國西約克郡，是一位屢獲殊榮的詩人，現為利茲大學的詩歌教授。他的詩集包括 Seeing Stars (2010)、The Unaccompanied (2017)、Sandtette Light Vessel Automatic (2019)、Magnetic Field (2020) 以及好評如潮的《高文爵士與綠騎士》的現代英語翻譯 (2007)。他亦為電台和電視節目撰稿，並著有兩部長篇小說、多部暢銷的非小說作品，包括 All Points North (1998)、Walking Home (2012) 和 Walking Away (2015)。他的戲劇作品 The Last Days of Troy 於2014年在倫敦莎士比亞環球劇院上演。在2015至2019年間，他擔任牛津大學詩歌教授，並在2018年榮獲 Queen's Gold Medal for Poetry。
公眾可於網上參與活動，費用全免。有興趣的參加者可於網站 <https://bit.ly/3ReWv74> 進行登記。有關活動的最新資訊，可瀏覽「國際作家工作坊」網站 (<http://iww.hkbu.edu.hk/>) 或 Facebook 專頁 (<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hkbuww/>)。
另外，「國際作家工作坊」將於10月19日舉行寫作大師班，Simon Armitage 將與浸大學生分享其詩歌創作心得。